



李时珍傳

張藝劍 著

2

中国电影出版社

李 时 珍 傳

張 慧 劍 著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56·北京

06

李 时 珍 傳

張 慧 劍 著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單宣武門外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19號

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开本7.7×10.9公厘 $\frac{1}{32}$ • 印张 $4\frac{5}{16}$ • 字数43,000

1956年12月第1版

195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7) 0.20元

統一書号:10061•8

內 容 說 明

李时珍是十六世紀（明代）我国偉大的葯物学家和医学家，他穷一生之力，編纂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我国葯物学輝煌名著“本草綱目”，这部書总结了我国十六世紀以前的葯物知識和經驗，記錄了古代人民的智慧的創造，推进了祖国医学和葯物学的发展。这个剧本就是描写李时珍的生平，突出地表现了他与当时居統治地位的反科学的方士道教的反动潮流的斗争，通过他的科学实践，逐步認識到自己的事業和人民之間的深刻联系，領悟到必須依靠人民羣众、与实际密切結合，把葯物分类从煩瑣教条式的所謂“正統觀念”中解放出来，賦予这一工作以前所未有的科学性。通过人物一生偉大的科学活动，剧本表现了他那种不怕一切困难，坚持真理，無条件地把自己的一切力量貢獻給人民所需要的科学事業的高尚精神品質。

—
(字幕)一五四〇年，武昌。

貢院門前。

天還沒有亮。大批考生擠在廣場上，等待進場。

大門口，兩只燎爐，火光沖天。照見一隊考生正魚貫地走進大門，狼狽地被搜檢着。

廣場上。写着“德安府”、“襄陽府”、“黃州府”……的牌燈，時時在移動着。許多考生和送考的人也跟着牌燈在移動。

小販在人叢里穿來穿去。賣食物的低聲在喊：“蒜面咧！吃蒜面咧！”……

“黃州府”的牌燈下。面色蒼老的李月池正在東張西望。他的腳邊放着一只考籃。

一個賣卷袋的走過來，諛媚地說：“老先生，買一只狀元袋，點一個元吧！”

李月池客氣地拒絕了。

有人在叫喚：“點到了漢陽府啦，該咱們黃州府上啦！”

人潮隨着牌燈向大門那邊擠過去。

李月池焦急地在喊：“時珍！時珍！”

李時珍從人叢里擠出來，嗅着手里剛拗斷了的一把綫

香，朗声地说：“爸爸，这药香里面攪的是什么啦，又不像山辣，又不是川芎，……”把断香遞过去：“您聞聞。……”

李月池譴責地说：“現在是什么时候，你還在干这个！去吧，快点名了！”

大門那边有人高喊：“黃州府的人快來呀，在這兒哪！”

李时珍抓起了考籃，說：“爸爸，我去了！”快步地跑上前去。

李月池目送着兒子的去影，忍俊不禁地把那一把断香放在鼻边嗅嗅。

二

旅店門首，左右兩塊落地大字招牌：

“顧家老店”、“貴賓行台”

前面的茶堂里，許多考生在等候發榜。人声嘈雜。

扯着布幌子的一個相面的在低低地哼着：“天庭飽滿，衣食無亏。……”

角座里，坐着一個考了十几場還沒考上的老考生，看見相面的走來，馬上畏縮地把臉別過去。

相面的笑笑，走向另一個考生，猛然伸出食指，直指到那人的鼻子上說：“好亮的七星哪，相公！您今科一定要中！”見那人臉上有愉悅的色氣，趕快拉了一張杌子坐下，指手划腳地說起來。

李月池父子的茶桌旁邊：

一个卖药的小贩正把刚抽出一束药香装进纸袋里去，一面在回答李时珍：“相公，你说对了。这不是咱们这儿出产的，这叫蜘蛛香，是松潘来的。”

李月池滋滋地在吸着一袋旱烟，满怀心事地侧身向窗外瞧着。

李时珍从小贩的捧盘里又拈起了一个小瓷瓶，打开看看，问：“这又是什么啦？”

小贩回答：“玉真散。……里面是道地的天南星。”

旁桌，有两个人侧目而视。

甲轻声说：“这家伙倒像要改行当药贩子了。”

乙讽刺地说：“本来就是个医生的儿子嘛，也差不多！”

甲“嗨”了一声，两人同时笑起来。

李时珍不屑地看了两人一眼，拿眼去瞟父亲。

李月池的脸上有恼怒的神气。

小贩抱歉地捧着盘子走了。

茶堂的那一边，几个青年考生正在大声争论。

纨绔子弟沈茂气呼呼地说：“田恒，你在胡说些什么！你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天文、算术、地理都当做学问，你……”

田恒拦住他说：“噯，噯，别说漏了，还有工艺、物理、医学……”

沈茂更愤怒起来，拍案道：“你哪儿配算是个唸书的！你简直把我们儒家的脸都丢尽了！”

田恒冷冷地说：“你们的儒家是没有这个学问的。你们除了一部‘五经大全’外，什么都不懂！自个儿做浑虫

不算，還要天下人都做渾虫！可我們的儒家不是這樣。……”

附和沈茂的人噗哧一笑，說：“嘿，你們的儒家！”

田恒不顧地說下去：“我們只知道，學問不是空談，總要跟大家的過活有點關係。”用手一指：“瞧，那兒就有一位大學問家，李月池李老夫，認識嗎？”

附和沈茂的人諷刺道：“你當然要給他吹囉，你們本來是一個道路上的，自甘下流嘛！”

田恒搖搖頭道：“算啦吧，別吓唬人啦！……你們的那一套已經不行了，人家現時要的東西可是更實在的。”挑戰地：“我再說一遍，地理、算術、工藝……”

沈茂氣沖沖地拍案而起，罵道：“田恒，你敢！”又坐下去：“憑你怎么辯，你要把你的那個雜學抬起來，我們就一定要把它打下去！”

田恒不屑地說：“還要吓唬，可惜沒用！”站起來：“告訴你，沈茂先生！這不是你做得了主的。大家要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就一定會發揚起來，這是誰也擋不了的！”

他和筆直地站在几步外傾聽的李時珍彼此嚴肅地注視了一下。

李時珍迈步走向自己的桌邊坐下，說：“那些話，吓唬誰也不行！他們糊塗，大家可不糊塗！”望望父親：“爸爸，剛才田二哥講到我們的醫學……”

李月池突然轉過身來，低聲警告地說：“好了！別又找罵了，又要讓人家罵你是醫生的兒子啦！……”

遠處隱隱有鑼聲。

李月池側耳微听。

蜷坐在角座里的那个老考生，夢魘似地在吐着独白：
“报子上街了，馬上要發榜了。”

鑼声急速地向茶室这边响过来。老考生張皇地站起，摇摇头，又畏縮地坐下去，把身子蜷得更紧。

一个僕人裝束的人从門外闖进，走向沈茂，大声說：
“大爷，您中了！”

敲鑼的报子們跟着闖进来，打开了長長的一紙报單，尖声唸道：“捷报貴府沈老爷沈茂，高中湖广乡試第二十七名！”同声合唱：“恭喜沈老爷連中三元嘍！”

滿臉得意之色的沈茂，冲着田恒狠狠地說：“弄你的杂学去吧！”快步地走向店后去，一面回顧：“好！上这兒来拿賞錢！”

又一陣急速的鑼声从街上响过。

騷动着的考生們紛紛在說：“是放榜的时候了。”
“該去瞧瞧了。”一个一个地向門外走去。

老考生掩面坐着不动。李月池走过他身边时，对他看看，同情地嘆了一口气。

李时珍回顧了他一下，也跟着父亲走去。

迎面来了田恒，用手向店后一指，憤然地說：“瞧！这兒就算出了这么一塊料！”

李月池也展顏一笑。

三

船在江中走着。

船首坐着几个人。李月池的臉上有深思的神气。

李时珍拿着一个小白布書包，从艙里走出来，悄然地在父親的身边坐下。

半晌，他說：“爸爸，我对不住您。”

李月池用手輕拍兒子的膝头，慈祥地笑笑。

李时珍繼續說：“考来考去，老是教您失望，这回回去，我一定要好好地用功。”

李月池回过身来，注視着兒子，平靜地說：“时珍，你別以为我真这么利慾薰心；我只是要你知道，咱們李家就讓医生这塊牌子給坑苦了，到处給人家瞧不起！我总想打你起把这个門戶給翻过来。……”

李时珍痛苦地答道：“是的，爸爸！我很难受！……我真不知道怎么的，偏偏八股这个玩意兒我就鑽它不进！”迅速打开了書包，翻着其中的一本，强打精神地說：“这是我前兒在武昌买的——新出的一本‘八股金針’……”

李月池伸过手去把那本書合起，对兒子摇摇头，意味深長地說：“要是你唸这个，沒你唸‘本草經’那么得勁，那么，我逼着你走这条路，糟蹋了你这一輩子，是錯了的！”

李时珍惊愕地看着父親。

李月池摸起了身边的火石和烟桿，緩緩地說：“現在我算想透徹了。……你要是覺得学哪样好，你就学你的去吧，只要你能發憤成人！……”

李时珍迸發着喊声地說：“爸爸！好爸爸！”情不自禁地伸出了胳膊，窩住他父親的肩背。

四

(字幕) 十年后，在李时珍的家乡——蕪州。

漁歌四起。風光瀲灩的雨湖。

漁民老張坐在湖邊草地上，攤開了幾束水草，指給他的孫子看，一面說：“記住了嗎？這叶子像馬蹄的是蓴菜，尖一點兒是荇菜……”

那少年笨拙地唸着：“蓴菜。荇菜。”

“這像荷叶樣的是萍蓬草……”

“萍……萍……草。……”

老張怫然地爬起來，說：“好笨哪！我自個兒去吧！”

有個孩子順着湖邊跑來，大喊：“張伯伯！張伯伯！李大夫今兒來過沒有？”

“什麼事？小溜！”

小溜氣喘吁吁地說：“爸爸叫我找他。我媽病了！”

老張蹙起眉，搖搖頭，嘆口氣說：“好，跟我一塊兒去吧。”

泥牆門首，圍着幾個人，向里面探头探腦地望着。

李時珍走出來，回顧跟在后面的老龐，說：“老龐，你放心吧。藥馬上就叫人送來。”

走在旁邊的老張說：“李大夫，您明兒還要來看一看啊！”

“要來的。”

忠厚朴訥的老龐，心中充滿了感激之忱，却說不出，默默地把手里捧着的一只瓜送上去。

李时珍笑着摇摇头說：“你留着自个兒吃吧。沒有葯錢不要緊的。”

老張劝道：“李大夫，您就拿着他的吧，要不，他心里更过意不去啦！”

李时珍赶快接过了瓜。

圍在門首的乡鄰們都向他打招呼：“李大夫，来歇一会兒！”

“不了！”

有个外乡男子推了一輛小車迎面走来。車上歪躺着一个生病的老妇人。

那男子停車問訊：“劳駕，打听一位大夫……”

李时珍弯身注視着那个老妇人，一面应答：“誰？”

“李时珍李大夫……”

老張呵呵笑道：“你这算問着了！”

有人对那男子打了个手势。

那男子惊喜地伏下身去，告訴老妇人：“媽！他就是李时珍！”

李时珍被感动地順手抓起車上的拉繩，說：“好，走吧！”

五

卜信記染坊門首，地保正在綑着一个破衣破帽的走方医生。

圍觀者如堵。

賣藥的老王擠過來，驚訝地問：“這不是老魏嗎？怎麼啦！”

老魏倔強地不答。他的串鈴和小包裹被扔在一邊。

地保一面細人，一面罵：“賣野藥的，開的什麼糟方子！把人都快治死了！”

老王問：“是誰出了事了！”

地保喃喃罵道：“不就是那掌櫃的！有病舍不得化錢，請了這個家伙，現在該倒霉啦！……李大夫也在里面，你進去瞧瞧。”

老王和剛從里面走出來的李時珍打了個照面，彼此對點了一下頭。

帳房把一張藥方遞過來，說：“李大夫，這就是那個家伙開的方子。”

李時珍接過細看，沉吟着。

一個伙計拿來一只藥罐，說：“您要瞧的那藥渣，哪。……”把里面的東西往櫃台上一倒。

所有的人都圍過來。地保也擠上來。

李時珍細心地撥視着，抓起一些問老王：“老王，這像是虎掌啊！”

老王放了一些在嘴里嚼嚼，點頭。

李時珍說：“這是方子上沒有的。……”繼續撥視，猛省地：“是了，藥鋪里是把虎掌錯當了漏籃子了！”

老魏慘然，掙扎着要走過來，地保惡狠狠地把他推回去。

老王吃驚地說：“那怎麼會不出毛病！”回首問帳

房：“你們這藥是哪兒抓的？”

帳房大声道：“包家慎德堂的嘛！”

地保接口：“唉，唉；你們別混拉混扯的，人家包家慎德堂是八十年的老字号，哪兒會錯！”

李時珍憤然地說：“哪兒會錯？已經錯了！”走近一步指指老魏，正色對地保說：“人家沒有罪，你把他放了吧！”

地保直搔頭。

老魏的臉上露出激動的神氣。

在李家的藥圃里。

老魏在端詳過一簇藥秧後，直起身來，不勝欽佩地說：“老大夫，您在藥上，懂的真多！……藥嘛！唉，可也真是太亂了，今兒要不虧你家相公，我還不知道教關到哪兒去了！”

李月池關切地說：“你干這一行，有好多年了吧？”

“可不是！幾十年啦！受氣不說，這個肚子先就混不飽。您听着，里面就像在打鑼鼓！……”

李時珍憮然地看着他。

仆人呂貴走來，說：“老大夫，請！”

李月池父子陪着老魏走進客堂去。

當中的圓桌上擺着幾只食碟。

李月池招呼道：“請坐吧。”

老魏慌張失措地說：“不！不！我吃過了，我不餓！……”

李月池和他兒子彼此注視了一下，藹然地說：“坐下

来談談吧。”

老魏蜷蜷地坐下來，半晌，說：“有一位曾祥曾老先生，也是位医家。您認識？”

李月池搖搖頭。

李时珍忙問：“他在哪兒？”

老魏高兴地說：“在北京。真是好人啦，又有學問！……我說，医生行里，像你們这样的人要是多几位，那就好啦！”

李时珍肅然地說：“你也不用妄自菲薄，像你剛才送給我的那些秘方，就挺有用。”

老魏笑起来，說：“是嗎？教您这么一說，我真想多活几年啦！”

喧笑聲中，李时珍的兩個兒子李建元李建方捧着菜盤从后面走出來。跟在后面的是李时珍的妻子吳氏，正在解圍裙。

菜盤被端端正正地放在桌上。李月池舉起筷子來說：“老魏，还客气嗎？”

老魏犹疑了一下，終於拿起了筷子。

門首。李氏父子送出了老魏。

李时珍关切地問：“這會兒，你打算上哪兒去呢？”

老魏掖掖背上的包裹，回答：“不知道，哪兒有吃的就上哪兒吧。”

李月池喊了一聲：“慢點兒！”从身上掏出一小塊銀子來，李时珍接過去，塞到老魏手里。

老魏躊躇着，想說什麼，但忍住了，拉拉李时珍的胳膊。

膊，返身走去。

李氏父子望着老魏的去影。串鈴在他手里晃起来，影子愈去愈远。

李月池望望兒子，似乎在感喟地說：瞧吧，這就是咱們干的這一行。

李時珍正在思索着。

六

包家客廳里。包鄉紳在換着衣服，一面在申斥地保：“李時珍叫你放，你就放了！……你哭！哭了我就會把你饒了！”

地保乞憐地在擦着眼。

圍着向包鄉紳獻媚的一群門客七嘴八舌地說：“這小子簡直要造反了！”

一個瘦門客說：“得好好地治他一下！”

包鄉紳喝道：“把書拿來！”

仆人戰戰兢兢地把理好的几本書捧過來，最上的一本反摺着。

包鄉紳向門客們揮手做勢，說：“他敢說我們慎德堂不認識葯，今兒非痛痛地收拾他一下不行！走！”

一閃而出。

包鄉紳的轎子，在大街上橫冲直撞地走過。

前呼後拥的是門客和仆役們。

滿街鷄飛狗跳。行人紛紛讓路。

李家。診室里滿都是待診的病人。

与診室相連的客堂里，包鄉紳正在大發雷霆：“快叫他回來，我有話要問他！”

李月池吩咐呂貴：“呂貴，你去。你知道那龐家。
……”

呂貴匆匆走出。

呂貴走進龐家的屋里。

老龐抱起了病婦，李時珍正彎腰照料她服藥。

小溜捧着一只空藥罐發愣。

兩個更小的孩子躲在屋角里，縮成一團，不敢出聲。

呂貴冒冒失失地喊：“相公！”

李時珍含怒地瞪了他一眼。

呂貴壓低了聲音說：“包鄉紳找您來了，請您就回去。”

李時珍不樂意地說：“你瞧我現在能走嗎？”對老龐打了一個手勢，讓那昏昏沉沉的病婦躺下去。

呂貴胆怯地問了一句：“我在这兒候着您？”

李時珍搖頭。

呂貴委委屈屈地退出去了。

老龐小心翼翼地走向李時珍，意思想說什麼，李時珍對他揮了一下手，不要他開口。

桌上，攤開三張不同的藥方。李時珍聚精會神地在反復推敲着。

小溜仰面盯視着他。